

# 千古土堂蕴传说

董增红

许久以前，崞崞山一带还是原始森林的样子，汾水顺着山脚蜿蜒而过，流向晋阳大地。汾河水滋养着山下的先民，然而每年雨季来临的时候，河水像淘气的孩子一样在山脚下横冲直撞，冲垮先民们的草屋，卷走先民们的猪羊鸡鸭。

崞崞山半山腰上住着两户人家，一户是以砍柴为生的樵夫，另一户是放羊的牧人。两户人家相距不远，每天早上，牧人家的儿子小牧童就赶着羊群出门，樵夫也背着砍刀和斧子上山砍柴，俩人相跟着顺着山路前行，到了林间草密之处，牧童便让羊群四处吃草，樵夫则在一旁挥斧砍柴。

有一天，他们俩经过一处悬崖绝壁时，隐隐约约听见有一个声音从山里发出：“放我出来，快放我出来。”俩人先是一愣，再仔细听听，又好像是山那边传来的声音：“放我出来，快放我出来。”俩人以为是附近的山民在开玩笑，于是也回应道：“不许你出来，不许你出来。”说完一起哈哈大笑，继续向林间深处走去，牧童照常放羊，樵夫继续砍他的柴火，压根没把这当回事。

第二天，牧童和樵夫上山经过这里时，又听到有人在喊：“放我出来，快放我出来。”这次声音好像是从峭壁的肚子里发出来的，牧童和樵夫一商量，认为是有人躲在山洞里逗他们，他俩今天都急着去树林深处，那里的树木和牧草都比较密集，估摸着今天的羊群会吃得更多，柴也能打得更好，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不让你出来，就不让你出来。”

后又哈哈大笑朝着山里走去。

接连几天，他们总是到了这个地方就听到同样的“放我出来，快放我出来”的喊叫声，牧童和樵夫也习惯了，便当作是有人在搞恶作剧，听到叫声就习惯性地回应一句：“不让你出来，就不让你出来。”然后大山就安静下来了。

这一天，樵夫和牧童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口角。樵夫要牧童和他一起去崞崞山顶，说山顶的草很多也很嫩，羊儿一定喜欢。牧童则担心羊儿上了山顶会乱跑，怕丢了羊。俩人争执了半天，樵夫见牧童太执拗，就扔下牧童独自上山顶砍柴去了。

到了日头西斜时分，樵夫仍未下山，牧童一个人赶着羊群回家，走到那处悬崖绝壁前时，他坐在路边的一块大青石上歇脚，一边用鞭子拨弄着地上的石子，一边生着闷气。这时，只听那绝壁深处又传出了那个声音：“让我出去，快让我出去。”牧童正在气头上，于是没好声气地朝那声音回了一句：“天天喊，天天喊，你想出来就出来呗，烦不烦呀！”话音刚落，那山肚子里的声音又回答了一句：“快躲开，快躲开！”牧童听了有点惊慌，马上从大青石上跳下来往山上跑，刚好与正在下山的樵夫撞了个满怀。牧童赶紧把刚才的情景告诉了他，樵夫有点不信，便与牧童一道跑到那个声音发出的地方。这时，山肚子里的声音又喊道：“我要出来了，你们快躲开。”樵夫壮起胆子大声说：“你要出来便出来，成天乱喊叫吓唬谁呀！”

樵夫这番话讲完后，山肚子里的声音沉默了。这时，隐隐从山体里由远及近地传来轰隆隆的声音，伴随着声音而来的是大地的颤抖，顷刻间，只见这面绝壁轰然裂开一道大口子，山体像被抽空了似的开始塌陷，厚实的黄土像从筛子里过滤出来一样，粉碎成巨大的泥石流。整座大山顿时飞沙走石，树摇叶落，奔腾而起的尘土粉末像一张巨大的黄色土罩，掩盖了大半个崞崞山。

尘埃落定之后，正是夕阳西下之时，但见天空中五彩云雾笼罩山顶，山崖上，怪柏丛生如龙飞，枝干飘摇似凤舞。随着云雾渐渐散去，一尊硕大的土佛像现身于塌陷的崖畔，在夕阳的映照下端坐，身上披满了金色的光芒，而樵夫与牧童却无影无踪。

因丈夫未归，樵夫的妻子彻夜未眠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她恍惚间看到樵夫回来，却是一身金刚护法装扮，对她说：“我已随土佛守护大山，你要照顾好咱们的女儿啊。”她一惊，正要问个究竟，却发现是一场梦。

这时，天已放亮，樵夫的妻子带着女儿沿着山路去寻找，走到西山崖下时，发现前些天还高耸在这里的几十丈的悬崖绝壁，已经从中间裂开，一尊高达十丈的土佛庄严地依崖而坐。樵夫的妻子本是信佛之人，如今看到大山里凭空出现的大佛，想想昨晚那个奇怪的梦，更是觉得天意如此。她看到大佛坐在空旷的山野之中，它的土身怎么能经得起日晒雨淋？自己的丈夫既是大佛的护法，也免不了陪着它遭受风吹雨打，要是能给它修一座殿阁就好了。

想到这里，樵夫的妻子陷入了愁境：这么巨大的一尊土佛，仅靠她们母女两个弱女子，如何才能修起殿阁？想着想着，樵夫的妻子抱着女儿靠在大佛的脚下打起了盹儿。恍惚中，有一位面目慈善的老人走过来，问她何以在此。樵夫的妻子便把自己的遭遇和想法跟老人讲了。老人对她说：“我是这里的土地神，这里有一袋米，你们背到集市上卖了换些钱来，可以做你们想做的事，只是记住一定要坚持做这件事，不可半途而废啊。”说完，老人就不见了。母女二人从梦中惊醒，果然发现眼前有一袋米。

她们按照老人的话，背着这袋米去集市上叫卖，很快米卖完了，但一袋米卖得的几两银子，够做什么呢？樵夫的妻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却见袋子里的米又变成了满满一袋，母女二人又惊又喜，继续叫卖。就这样，母女二人无论晴天雨天、酷暑寒冬，一天不歇地在集市卖米，慢慢地攒了点钱，于是她们一边请来工匠开始修建大佛阁，一边继续到集市卖米。等到大佛阁修好，又给大佛饰完金身后，米袋里的米也正好没有了，二人也化作两位侍女永远陪伴在大佛身边。

因为大佛是土身，故大佛所在的殿阁也被称为“土堂”，后来随着居住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形成村落，便成了今天的“土堂村”。



隋朝时有一位太原人，方直刚正、勇于进言，两代帝王都对其敬重有加。他就是王韶。

王韶，太原晋阳人，幼年时父亲去世，“幼而方雅，颇好奇节，有识者异之”。很小的时候就正直儒雅，非常崇尚高风亮节。北周时曾任晋阳县公、丰州刺史。

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，封自己的二儿子杨广为晋王，镇守并州。当时杨广年仅13岁，到晋阳之前，杨坚为他选中了王韶为辅佐大臣，任命其为行台右仆射，相当于晋王府的宰相，在晋王封地内，居于晋王杨广一人之下。隋文帝杨坚在任命王韶的同时，还赐给他绸缎五百匹。当时王韶已经65岁，皇帝的赏赐让朝廷内外都清楚看到，皇帝对于他的特别器重。

王韶生性刚烈正直，加上隋文帝的态度，使晋王杨广非常敬畏他，无论大事小情都征求他的意见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杨广，面对着一位比自己父亲年龄都要大的老人，整天板着脸面儿、一本正经地以臣子之礼说教，偏偏所做的事情都有理有据无法反驳，是一种什么心情。

王韶曾奉命出使巡查长城，他走了以后，晋王眼前没有了约束，就开始了自己的享乐人生，开凿护城河，还筑起三座小山。王韶回来以后，就把自己捆绑起来，去向晋王进谏。晋王被迫对自己的行为道歉，并中止了所有的工程，王韶这才作罢。隋文帝听到此事叹赏不已，赐王韶黄金百两和四个美女。杨广此时的心情，史书没有记载，估计是在暗暗叫苦的同时，心中的敬畏又增加了几分。

杨广20岁时，挂帅兴兵平定南朝的陈国，王韶兼任元帅府司马，指挥全军的是隋朝宰相、任元帅长史的高颎。王韶与高颎一起处理军机要务，一点都不耽搁。攻克金陵后，晋王杨广班师回朝，留下王韶在石头城镇守，把一些收尾的事交付于他。

以杨广后世的表現，其性格是不易与王韶这种刚烈正直的部下和睦相处的，这很可能是王韶被留在石头城镇守一年多的原因。一年后，王韶调回京师，隋文帝对公卿们说：“晋王以幼稚无知，出镇藩国，如今能平定吴越，安抚江湖，这都是子相(王韶字子相)的功劳啊！”于是，王韶升任柱国，赐奴婢三百，绵绢五千段。

王韶一直在并州任上，在一次赶回京城时，因劳累过度而去世。听到王韶去世的消息，隋文帝伤心地对杨广在京城使者说：“告诉你们王爷，我先前让子相慢慢地回来，为什么让他乘驿车急急赶来？杀我子相的，难道不是你吗？”说话时非常伤心。

隋文帝下令为王韶建造住宅，说：“人都死了，要住宅有什么用呢？这只不过是用来表达我的深情罢了。”又说：“子相受我重托，十多年了，始终不渝。他的官爵还不高，现在却抛下我死了。”说着流下泪来，又命把王韶密封的几十张纸的奏章传给群臣看，说：“这些直言匡正我的过失，使我受益很多。我常常翻阅观看，不曾放下。”

隋文帝对于这位自己少年和青年时的直谏之臣，也存有深深的敬意，在他当上皇帝后，即追赠王韶为正一品的司徒、尚书令、灵州幽州等十州的刺史、魏国公。



## 年少亦怀抗敌志

杨庆昌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太岳山麓沁源县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。在广泛抗日宣传的基础上，各种群众组织积极建立，其中，由10至15岁的儿童组成的儿童团是根据地里一支生机勃勃的队伍。

天真活泼的儿童们，能为根据地建设作出贡献，是和党的深入宣传教育分不开的。早在根据地建设初期，党对人民群众，尤其是对青少年儿童，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教育。在根据地物力、财力极度困难的条件下，各级党政机关为儿童团举办了短期训练班，当时在晋东南地区做群众工作的很多同志都曾为儿童团讲课。儿童们学文化，学军事教育，还学政治。

沁源地处同蒲路、白晋路沿线据点的封锁之中，儿童团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，配合清查汉奸、特务，维持根据地的秩序。晚上由自卫队、民兵放哨，白天由儿童团在村头站岗、放哨，两人一班，轮换一个小时。他们肩背砍刀，手执红缨枪，站在路口，很是威武、认真。凡是路过的行人必须问清情况，仔细检查有无违禁品，并查看路条属实后方可放行。对形迹可疑的人，儿童们就拉住手、抱住腿、大喊大叫，甚至打锣敲钟惊动全村，坏人要想脱身是难上加难。

儿童团还是根据地抗日宣传的重要力量。当时根据地流传着一支儿歌：“宣传队来了！宣传队来了！在大庙，在大庙，一个铜子也不要！赶快跑！赶快跑！”随着各村儿童团的成立，编村(相当现在的乡)、区、县都有了儿童团的组织和干部。在八路军、决死队工作队的指导下，在学校教师们的帮助下，一些儿童团组织起歌咏队、小剧团，到附近一些小村庄去演出。扩军宣传、“减租减息”宣传、“生产自救”“反扫荡”宣传，以及各时期的重要任务，儿童团都能积极配合宣传。儿童团的演出很受群众的欢迎，每次演出到深夜，乡亲们就热情地把他们拉到家里吃饭、住宿。

为了鼓舞人民群众反“扫荡”斗争的信心，儿童团在各村宣传抗击日寇的事迹；民兵英雄药发明一根木棍斗敌人，打得鬼子脑袋涂地；38团6连在绵上县(属今介休县)复仇大队配合下伏击日伪军，一举歼灭日伪军大队长以下60余名……通过宣传，坚持抗战到底、不当汉奸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。

1942年冬，日寇占领了沁源县城和几个据点，软硬兼施企图让沁源人民屈服，可是，全沁源县8万人没有一个当汉奸，没有一个村组织“维持会”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抗战八年，8万人的沁源，参军、参战的超过万人，这一万多人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曾是儿童团成员。党中央延安《解放日报》社论指出：“八万人口的沁源，成了敌寇坚甲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垒，成了太岳区的金城汤池”“模范的沁源，坚强不屈的沁源，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，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。”这是党广泛深入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，坚持抗战到底的成果，这一成果，有着太岳区儿童团的一份贡献。

### 红色记忆

图片来源:百度

## 翻花线

王利民



“翻花线”学名交线，在我的老家晋北农村也称“解勾勾”。读蒲松龄《聊斋志异·梅女》一文便知，这种游戏的历史还是蛮长的。文中写道：“女曰：‘妾生平戏技，惟谐打马。但两人寥落，夜深又苦无局。今长夜莫遣，聊与君为交线之戏。’封从之。促膝载指，翻变良久，封迷乱不知所从；女辄口道而屈指之，愈出愈幻，不穷于术。”

这里梅女与封生提到了两种古代游戏。“打马”是打纸牌，类似于现在的打扑克；“交线之戏”出于“闺房之绝技”，后来才演变为儿童游戏。

我小时候和姐姐、姥姥一块儿生活，姐姐长我3岁，我的翻花线是跟姐姐学来的。取一长线，对折，把线头绾起来，紧结，把剩余线头剪掉，使衔接整洁，运指无碍。我坐姐姐对面，姐姐先把线圈套于双手，中指互挑，呈“陷阱”摆我面前；我手指作戟状，以拇指、食指、小指勾扣，翻作“乱山”；姐则以小指、食指下运、上挑，作“面条”；我再以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反扣，作“花被”；姐又以拇指、食指、无名指上翻下撑，呈“斗”状；我复以新的花招接替，并设法让姐姐难以招架……这样循环往复，可以做出十多种花样。我和姐姐都十分专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小嘴嘛得老高，鼻涕流到嘴边也顾不上擦。

白天在石阶上、柳树下，我们一玩就是大半晌；晚上对着如豆的小油灯，坐在枕头上也要来几个回合。姥姥在油灯下做着针线活，我们想学个新招式，就请教姥姥，三人的身影在墙壁上晃动着，待月色入户，窗帘垂合，姥姥说：“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！”我们才作罢。

等上学了，这翻花线又有创新，发展到一个人也可独立游戏。姐姐可以翻出“降落伞”“蝴蝶”“剪刀”“青蛙”等多种图案。我是男孩，手指又不像姐姐灵巧，后来就很少参与这种游戏了。

现在想来，古人可真聪明，本意是要训练孩子们的手指灵巧，培养专注、格物、执着、应变的技能，可又不会采用一味说教的笨法子，而是以一种适应玩童天性、趣味性极强的游戏吸引你，让你心甘情愿沉浸其中，寓教于乐，着实令人叹服。

**晋之趣**

## 《诗经》里的生态山西

介子平

麻，放歌壑上，打情紫陌，乞风调雨顺，幸丰稔盈实。雁走燕来，春去春又回。老人们走了一茬又一茬，昔日孩童如今也到了“搔首踟蹰”“形管相贻”的年龄。少年娶妻，美人嫁，红白喜事，瓜瓞绵绵。逝者无限，生生不息。

但自圣人出，这一切便渐被改变。礼教的信条多了，于是男女婚姻再没有了那么多的浪漫，一切得家说了算；法治的成分多了，于是地处僻壤的小山庄也选出了负责税役的官人。驰道上偶有旌旗过、兵车行，村上老幼便开始紧锁眉、暗祈禱。税官、郎中、卜师传告着天子与上天的讯息。战争渐频，壮丁服役，三年不归，饿殍登高，望穿秋水。田园将芜，城邑半废，流离失所，饿殍四野。这都是诗经年代后的描述了。

除“魏风”外，“唐风”也为后人展现了一幅山西境内的早期历史画卷：山有枢，隰有榆。山有栲，隰有杻。山有漆，隰有栗(《山有枢》)；扬之水，白石皓皓(《扬之水》)；肃肃鸛羽，集于苞栩(《鸛羽》)；葛生蒙楚，藟蔓于野(《葛生》)；采芣采芣，采芣之(《采芣》)。

农业社会是一个循环体系，这一体系更接近于大自然。田中出产，秸秆为柴，割草饲兽，衣布绳麻，肥料施田，几无废物可言。农业社会还产生了一种朴素的价值观：俭以养德。俭是对物质世界的有限索取，农业社会伴生出的哲学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、皆在强调、规范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关系，其最高境界是“天人合一”。

开蒙初始，先民与自然仍在“天人合一”中，顾炎武便说“三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”。以草木为例，此草与彼草，组合即成一味良药，识其性也。不仅如此，古人还为草木赋予了丰富寓意，知其长也。只是人类异化自然有日，嬗变本初几度矣，于是只能茫然于草药之神奇，木讷于寓意

之不详了。草木与古人生活的距离是那么的近，联系是那么的紧。春秋五霸中，秦楚齐以草木为国名，百家姓中，葛、董、萧、艾、杜、梅、杨、柳以草木为宗氏，精卫鸟栖柘木之梢，嫦娥女仁桂枝之侧，兄弟之间称“棠棣”，朋友之交号“芝兰”，父亲敬为“椿”，母亲尊称“萱”。

宋代理学家邵康节有蒙学诗《山村咏怀》：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巧妙之至，识数的同时，也触及了诗，寥寥几笔，便勾勒出了一幅清新的田园风景，且为寓教于乐的生态文学之作。一个时代呼唤一个时代的生态文学，谁曰不然。